

茶之趣

張明強



流行喝普洱茶是近二十多年的事，過去人們多為喝綠茶、烏龍茶和紅茶，普洱茶是大量食用牛、羊肉邊疆少數民族喝的茶，老普洱茶被視作「古董」的時間並不長，當年台灣行家提出「可以喝的古董」這一概念出來，至今也就十幾年時間，但要我說，茶葉首先是一種食品，是大自然饋贈與我們解渴的一種飲料，抑或是我們雅致的生命裏不可缺少的一種美好。現代人講究喝茶養生，更注重品茶藝術，中國茶葉的歷史從神農本草記載開始，已經有好幾千年了，中國人的喝茶習慣，是從娘胎裏就開始培養了，特別是華南地區的人，不可一日無茶。但人們對古董茶的認知，每個人可能會有偏差，甚至有相反的結果。

應該說，古樹普洱茶是近年來不少人追求無農殘的可靠品種，物質條件的豐富，都市人希望能享受原生態的食物，於是有機茶葉、綠色食品被端上先富裕起來人們的茶台與餐桌。就茶葉來說，人們開始對老寨名山上的古樹茶普遍趨之若鶩，其實，雲南的古樹茶產量非常有限，產量只佔到全省茶葉總產量的百分之四，所以，市場上出現了追求原生態古樹茶，荒野茶等熱鬧的風氣，於是，理性喝茶變成了當下喝茶人的熱門話題。

香港人歷來有喝普洱茶的習慣與傳統，特別是一些年代久遠的古樹普洱茶更是受到許多人的歡迎，這幾年價格也是貴得驚人，香港的古董茶拍賣比內地繁榮，一餅不足四百克的百年古董普洱茶可以拍到幾百萬元。不久前連續兩場大型拍賣會幾乎全部以

天價落槌，創新了古董茶的價格，可以看出，藏家對普洱茶的喜愛已經不是一般喝茶人所想像的，價格是一個方面，具有投資增值才是吸引藏家熱烈舉牌出價的理由，古董普洱茶儼然已成為了一種金融投資衍生產品了。

古樹老茶到底好在哪裏？可能很多人答不上來，我們喝茶喝的是香氣、湯感還是內含營養物？可能每個品飲者各有側重，現在古樹老茶界實際上在引領喝茶的潮流，香港有一些很有名氣的茶界專才，幾十年研究老茶、古樹茶，與內地、台灣的研究者不一樣，形成了幾個流派，實際上台灣人偏向於對古樹茶、古董茶的發掘與營銷，內地研究人員注重的是如何開發與利用，港人則純粹於鑒賞與品飲，對茶湯豐富的層次感有着與生俱來的感覺，一個品字三個口，幾個人在一起品飲一壺老茶實在是一種享受，但又有多少人能靜下心來好好品味一壺茶呢？古與新、老與新又有幾個人能說出個一番理論來呢？

古樹老茶的優點也許並不僅僅是樹齡的長短和收藏年限的多寡，現在有許多人的觀點是「越陳越香」，樹齡「越長越好」，這就提出了科學貯藏和茶樹的生命周期問題了，香港是海洋性氣候，但到回南天的時候，對貯藏的茶葉是一大考驗，特別容易受潮變質發霉，如果一款茶發霉變質，那最好最貴的茶也只能如垃圾一樣倒掉。再則，大自然中植物生命總該有個壽命周期，茶樹也不應該有例外，就像人類一樣，二三十歲正是精氣神旺盛的時期，茶樹的鼎盛時期是五百年、還是六百年，或是一千年？我們的植物科學家還沒有一個確實的答案，但想必不會是樹齡越老越好吧。

紅綠小巴此消彼長

過來人



之前文章提過，香港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曾經流行一種可搭載九人的白牌車，行走於新界。這些白牌車的收費比巴士略高，車程也比巴士短，但是因為不合法經營，警方曾經大力掃蕩。

一九六七七年香港發生反英抗暴事件，巴士司機罷工，巴士服務因而停頓，交通癱瘓，港英政府於是採取權宜之計，容許這種白牌車進入市區，令白牌車越來越受市民歡迎，數目不斷增加。一九六九年，部分白牌車由九座位增加至十四座位，最後，政府為了加強對白牌車管理，在一九七〇年推出白牌車合法化政策，由政府發牌，可以在香港、九龍及新界各地行走，並正式改名為公共小型巴士，即現時的紅色小巴。因政府規定最多只能載客十四人的關係，「14座位」因而漸漸成為了小巴的別稱。當年港英政府發牌數量是四千三百五十輛，多年來並無改變。

一九七二年，政府在山頂試行私營豪華小巴制度，同年五月一日首條私營豪華小巴1號線（往來山頂至中環）投入服務，結果試驗成功，遂於一九七四年正式實施專線小巴制度，至一九七五年，香港島已經有六條綠色專線小巴路線。由於綠色專線小巴越來越受歡迎的關係，政府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首次招標數十條綠色專線小巴路線，供公共小巴商或有興趣的商人競投，首批九龍及新界綠色專線小巴路線分別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及十一月投入服務。隨着時代發展，市民對公共交通需求不斷提升，政府亦批出九龍市區及新市鎮的專線小巴路線以供競投。

早期的小巴沒有車頭頂地點牌箱。一九七八年，各小巴陸續安裝了車頭頂地點牌箱，以便清

►七十年代的十四座位小巴 作者供圖



許多人，否則誰會犧牲睡眠看這種「殘片」？

是真的殘啊，屏幕上模模糊糊只有黑白兩色，再加上一絲絲顫抖的白色線條，斜斜地像在下着雨，以致畫面上的人影連臉形都看不清楚，就更遑論表情了。對白很慢，也不知是配音有問題還是本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那些年，或訪友或中轉或途經，我偶爾會在香港作短暫的停留。在下榻的酒店房間裏，我喜歡在睡前開着電視閱讀，讀累了把視線移到屏幕上稍作「休息」。即使是這樣，我也看了些殘片，喚醒幾許兒時的記憶——由母親帶着去電影院，看的就是這一類的粵語片，而且古裝時裝兼有，其中又以大鑼大鼓又唱又做的居多。任劍輝、白雪仙、鳳凰女、于素秋、吳君麗、林家聲、梁醒波等等的名字，都是在那時候給記住了的。這些人都是母親的偶像，是所謂的正印花旦王和大

老倌。一出場必定伴隨着大鑼大鼓，把場面激發得既熱鬧又緊張。花旦的唱腔，大老倌的功架，從安邦定國大業演至耳鬢廝磨的兒女情長，比如《帶女花》，公主與駙馬的眼淚，除了哭明代的殘山剩水，更多的是哭自己的命運罷。如此無可奈何，卻又如此纏綿悱惻，怎不讓我母親那一代的婦女為之心情蕭瑟，為之思緒百轉而一灑同情之淚呢？

想起小時候跟母親去看電影的陳年往事，印象最深刻的是吳君麗。她外形柔弱，臉特別小，下巴尖尖的，隨時隨地都可以潸然淚下。說話總是低聲下氣，彷彿一生下來就是個受氣包，讓人泄憤出氣的。自己的幸福自己不能作主，老有一大幫人為她安排這安排那。青梅竹馬的表哥才是她的真愛，可是有情人卻成不了眷屬，她被人強硬推上花轎另嫁他人。進門第一天，打破了一隻茶杯，從此噩夢開始。家姑惡毒，小姑專橫跋扈。丈夫是個不事生產的二世祖，終日提督着烏龍逛街，嫖賭吹吹樣樣齊。輸了錢找她出氣，拳打腳踢。她大着肚子還得挑水洗衣砍柴做粗活。一天身體不適暈倒在地，剛巧表哥經過將她救醒，問她何以至此？她末語淚先流。



今年初春，當我高興興向《文學評論》主編林曼叔先生交文稿及問候時，卻驚悉壞消息：「敝刊未能獲得資助，今年停辦。大文自行處理，抱歉之至。」我即對曼叔先生說：「閣下有心有力辦文學評論，文章有價，雜誌質素高，如今失落資助，實讀者之不幸！」事隔數月，六月三日驚聞曼叔先生因病逝世，噩耗實在太突然，太令人難過！

在香港這個金融商業掛帥的社會，做文學難，做文學評論的工作更難，香港的評論園地缺乏，因為文學評論是一刀兩面，不易討好；在文類裏面可謂冷門，也不易為。文學作品沒有讀者不成，但徒有作家而無評論家也不行。林曼叔先生卻義無反顧地在文評路上闖，他主編《文學評論》雜誌，長路漫漫，他一直堅持默默開拓這荒徑。我在一些文學活動的場合有緣認識到曼叔先生，十分佩服他對文學的熱忱和幹勁。他對文學評論充滿魄力，無論文學批評的處境如何艱難，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他創作、書寫評論，所策編的《文學評論》雜誌，辦得很具分量，當中常刊登學者各類文學評論和當今不同領域的研究，別有意義；也分析了內地、香港及台灣乃至世界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向，為海內外文學人提供文評的交流平台，贏得文學界的喝彩和讀者的尊敬。

我和明珠與曼叔先生，結緣於一次香港作家聯會的講座和聚會，記得初識曼叔先生，見他風塵僕僕、頭髮灰白，卻是眉清目楚，思維清晰，快人快語，言語簡潔有力。他笑對着我們說，怎麼不投稿來《文學評論》給我呢？然後從包裏掏出一份《文學評論》，熱心鼓勵我們投稿。我們身為後輩，但他對我們很客氣及看重，多番叮囑我們也多寫點評論文字。我愧因事忙而一直少寫，後終於投了一篇《評工人文學獎得獎佳作》的評論文章。發表後，曼叔先生寄稿費及《文學評論》給我，雖不常見面，我們也能從電子郵件裏收到他的鼓勵電郵，備受感動。他常鼓勵我投稿到「我喜愛的香

港文學作品」欄目，令我好生動力執筆，之後就又用心寫了有關欣賞西西小說，章姬詩歌，及評賞錢鍾書《圍城》的文章。我們細讀林曼叔先生精心策編的《文學評論》，常有所得着及啟發。

我非常欽佩林曼叔前輩，他老當益壯，壯是壯志的壯，他有心整理文史資料，《文學評論》愛文學的精神令人感動。他不遺餘力地約稿、整理及撰稿文評，有心有力而難得，很多寶貴的文學資料及研究資料，都可在《文學評論》中讀到。他魄力驚人，在香港鮮有人有此能耐及心神，為他人整理文學資料及評析，讓人肅然起敬。他手執一支停不了的筆，所寫的文章深入淺出；所編選的評論專書就用作家名字命名，已出版了《何達評論集》、《黃慶雲評論集》、《劉以鬯評論集》、《也斯評論集》等多本，從評論集的字裏行間，使人感到了編著者的寫作散發出生命的熱力，不禁共鳴及拜服。林曼叔前輩將一段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文壇歷史披露於世，不但經常有意想不到的文學創意，也對不少名家作了高度凝練的總結和評價，對文學研究的貢獻匪淺。

「中國人與日本人的飲食特點，最大的區別，在於對溫度的要求，對食物冷與熱的要求。中國人喜歡熱飲、熱食，連出門都愛帶暖水杯。日本人嗜好生食、冷食、冷飲，但凡可以冷吃的，絕不熱吃。」曉夢說，她在日本讀書生活多年，先生是日本人，生活方式日式，老朋友相見，她介紹當地人的習俗。

從前我知道，歐美人嗜好冷飲，還經歷過美國的婦產科醫院，洋人護士給剛生產了孩子的產婦喝一杯加冰塊的飲料，說是可以促進子宮收縮，盡快恢復健康。去過日本之後才發現，日本人嗜好生冷食物，比歐美人只有過之，例如他們對生魚的追求。反之在中國，女人生了孩子則要保暖，生津，喝紅糖水。

橫濱港是首批英國人登陸日本的地方，當年橫濱被迫打開口岸，開放的日本及早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橫濱港的功能很像中國的上海港。那裏的「山下公園」是關東大地震以後，用廢磚廢瓦

粵語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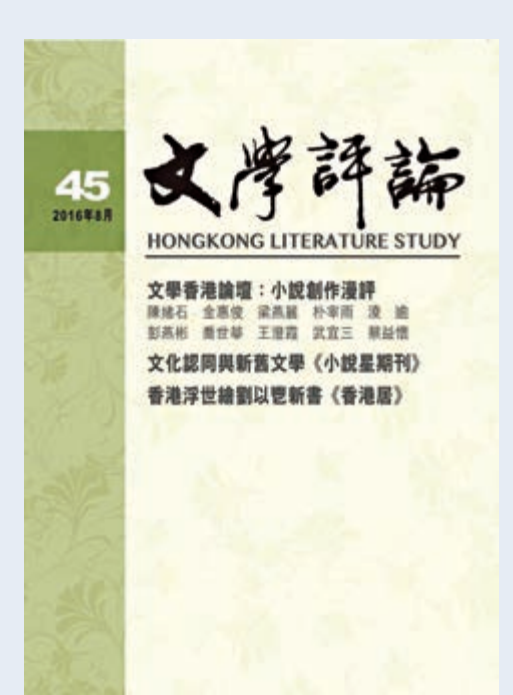
李憶蒼

老倌。一出場必定伴隨着大鑼大鼓，把場面激發得既熱鬧又緊張。花旦的唱腔，大老倌的功架，從安邦定國大業演至耳鬢廝磨的兒女情長，比如《帶女花》，公主與駙馬的眼淚，除了哭明代的殘山剩水，更多的是哭自己的命運罷。如此無可奈何，卻又如此纏綿悱惻，怎不讓我母親那一代的婦女為之心情蕭瑟，為之思緒百轉而一灑同情之淚呢？

想起小時候跟母親去看電影的陳年往事，印象最深刻的是吳君麗。她外形柔弱，臉特別小，下巴尖尖的，隨時隨地都可以潸然淚下。說話總是低聲下氣，彷彿一生下來就是個受氣包，讓人泄憤出氣的。自己的幸福自己不能作主，老有一大幫人為她安排這安排那。青梅竹馬的表哥才是她的真愛，可是有情人卻成不了眷屬，她被人強硬推上花轎另嫁他人。進門第一天，打破了一隻茶杯，從此噩夢開始。家姑惡毒，小姑專橫跋扈。丈夫是個不事生產的二世祖，終日提督着烏龍逛街，嫖賭吹吹樣樣齊。輸了錢找她出氣，拳打腳踢。她大着肚子還得挑水洗衣砍柴做粗活。一天身體不適暈倒在地，剛巧表哥經過將她救醒，問她何以至此？她末語淚先流。

林曼叔：文評路漫漫

潘金英



林曼叔先生卻義無反顧地在文評路上闖，他主編《文學評論》雜誌，長路漫漫，他一直堅持默默開拓這荒徑。我在一些文學活動的場合有緣認識到曼叔先生，十分佩服他對文學的熱忱和幹勁。他對文學評論充滿魄力，無論文學批評的處境如何艱難，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他創作、書寫評論，所策編的《文學評論》雜誌，辦得很具分量，當中常刊登學者各類文學評論和當今不同領域的研究，別有意義；也分析了內地、香港及台灣乃至世界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向，為海內外文學人提供文評的交流平台，贏得文學界的喝彩和讀者的尊敬。

我和明珠與曼叔先生，結緣於一次香港作家聯會的講座和聚會，記得初識曼叔先生，見他風塵僕僕、頭髮灰白，卻是眉清目楚，思維清晰，快人快語，言語簡潔有力。他笑對着我們說，怎麼不投稿來《文學評論》給我呢？然後從包裏掏出一份《文學評論》，熱心鼓勵我們投稿。我們身為後輩，但他對我們很客氣及看重，多番叮囑我們也多寫點評論文字。我愧因事忙而一直少寫，後終於投了一篇《評工人文學獎得獎佳作》的評論文章。發表後，曼叔先生寄稿費及《文學評論》給我，雖不常見面，我們也能從電子郵件裏收到他的鼓勵電郵，備受感動。他常鼓勵我投稿到「我喜愛的香

港文學作品」欄目，令我好生動力執筆，之後就又用心寫了有關欣賞西西小說，章姬詩歌，及評賞錢鍾書《圍城》的文章。我們細讀林曼叔先生精心策編的《文學評論》，常有所得着及啟發。

我非常欽佩林曼叔前輩，他老當益壯，壯是壯志的壯，他有心整理文史資料，《文學評論》愛文學的精神令人感動。他不遺餘力地約稿、整理及撰稿文評，有心有力而難得，很多寶貴的文學資料及研究資料，都可在《文學評論》中讀到。他魄力驚人，在香港鮮有人有此能耐及心神，為他人整理文學資料及評析，讓人肅然起敬。他手執一支停不了的筆，所寫的文章深入淺出；所編選的評論專書就用作家名字命名，已出版了《何達評論集》、《黃慶雲評論集》、《劉以鬯評論集》、《也斯評論集》等多本，從評論集的字裏行間，使人感到了編著者的寫作散發出生命的熱力，不禁共鳴及拜服。林曼叔前輩將一段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文壇歷史披露於世，不但經常有意想不到的文學創意，也對不少名家作了高度凝練的總結和評價，對文學研究的貢獻匪淺。

「中國人與日本人的飲食特點，最大的區別，在於對溫度的要求，對食物冷與熱的要求。中國人喜歡熱飲、熱食，連出門都愛帶暖水杯。日本人嗜好生食、冷食、冷飲，但凡可以冷吃的，絕不熱吃。」曉夢說，她在日本讀書生活多年，先生是日本人，生活方式日式，老朋友相見，她介紹當地人的習俗。

從前我知道，歐美人嗜好冷飲，還經歷過美國的婦產科醫院，洋人護士給剛生產了孩子的產婦喝一杯加冰塊的飲料，說是可以促進子宮收縮，盡快恢復健康。去過日本之後才發現，日本人嗜好生冷食物，比歐美人只有過之，例如他們對生魚的追求。反之在中國，女人生了孩子則要保暖，生津，喝紅糖水。

橫濱港是首批英國人登陸日本的地方，當年橫濱被迫打開口岸，開放的日本及早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橫濱港的功能很像中國的上海港。那裏的「山下公園」是關東大地震以後，用廢磚廢瓦

表哥伸手搭她肩膀，正要說幾句安慰的話，恰巧讓小姑見到，於是喊來家姑和鄉民人等七嘴八舌指她與表哥有染，然後強把兩人拖到「鄉公所」公審。公審的結果是把姦夫淫婦雙雙「浸豬籠」。此時的她，披頭散髮，苦苦哀求放了表哥及讓她產下孩兒交給夫家，好讓「香燈有繼」，她便死而無憾……

這是吳君麗所演過的無數家庭倫理悲劇的其中之一劇情。飾演苦命弱女，幾乎成了她的固定角色，非她莫屬——總是身世可憐，總有流不完的淚，既使最後苦盡甘來也無福消受——惡家姑在她的病床前懺悔，拉着她的手說：「一日都係我唔好。」她眼角掛着淚含笑而終。

演古裝宮廷片，吳君麗永遠是東宮，雖然一身鳳冠霞佩，可仍不脫一臉「苦命相」。總是被鳳凰女或李香琴飾演的西宮陷害，受盡折磨。當然，劇終必定苦盡甘來，可她的苦命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也不知是她演得好還她長得像？如果讓她來演西宮，行嗎？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

這些都過去了，回想時，不單是電視屏幕上的黑白人影，還有小電影院裏的光陰流轉，黑漆漆中人事散盡。